

# 生離死別

## 香梅回憶錄

天長地久有時盡 恩情綿綿無絕期

● 陳香梅 (國際合作委員會主席)

### 十年歲月永恒回憶

死別已吞聲，  
生別常惻惻。

我和陳納德將軍結婚時他五十五歲，我二十二歲。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聖誕節前四日，十年後一九五八年七月他逝世。我們前後共同生活了十年。十年的歲月不算長，也不算短，總言之那是充滿了甜酸苦的時光，有憂有喜，有笑有淚，只恨那段時光不復回。

一九三七年五月陳納德應蔣介石和蔣夫人之邀到華訓練空軍。他答應蔣氏夫婦在中國逗留三個月。沒想到從三個月延長到三年，三年延長到八年。一九三七年七

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展開了八年抗戰的序幕。當然陳納德是因為中國的急需而留下來了。中國需要訓練的空軍抵抗日本的瘋狂轟炸。而且陳納德親目睹日軍對上海的大轟炸，對南京的大屠殺，他決心協助中國抗日，除了先在杭州笕橋訓練中國飛行員之外，又多次回到美國華盛頓向美國政府報告日軍在中國和東南亞的侵略和暴行，並爭取白宮的許可籌建美國空軍志願隊，到中國協助抗日。一九四〇年才正式得到羅斯福總統的特許，讓他徵募美國飛行員到中國受訓和參戰。這就是後來被稱為飛虎隊的美國空軍志願隊，一九四〇年正式參戰，以一比十的機智和勇敢把日本空軍打得落花流水，在空防上保衛了中

國抗戰的大後方，尤其是陪都重慶和空運要塞昆明。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日軍侵襲美軍夏威夷基地珍珠港，正式向美國宣戰。飛虎隊也正式改組為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人數從三百多人增加到三萬多人。這段期間我還是個中學生，在香港上學。香港淪陷後，一九四二年夏，我們姊妹六人隨著學校流亡到中國大後方。我初識陳納德時抗戰已近尾聲，我剛出校門，在昆明中央社當外事記者，在美軍十四航空隊總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第一次和陳納德相遇。

### 法國帥哥空中英雄

陳納德祖籍法國，他的祖輩追隨美國

革命之友拉法葉將軍到美國去參加美國革命。美獨立後，其祖先則在美國南方路易斯安那州落籍。他的家世又與美國南方名將李將軍有血緣關係，所以他可以說是具有美國最優良的軍人傳統。他家境貧窮，他在半工半讀的奮鬥中完成大學課程。畢業後曾作過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應徵入伍，受訓畢以少尉軍銜被派在陸軍通訊隊服役，一九一八年他完成了驅逐機駕駛員的基本訓練。這是他從事航空飛行的開始，也是他對航空事務發生興趣的起端，最後成為他的終生事業。當一九三七年

他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已是美國空軍少校，並有二十年的飛行經驗，而且已做過十多年的飛行教官，並對於空中戰術有深度的研究，並出了課本。那時除了正規職務以外，他還領導一個空中特技表演小隊，當時被稱為「空中馬戲班」。

陳納德一生處事乾脆有決斷。一經決定的事他就堅決地去實行。他決定到中國來的時候就是一項爽快的決定。他曾告訴我當時的情況：有一天他在結束了空中表演後，有一位空軍軍官就問他是否願意到中國去訓練飛行員。那時他還穿著飛行服裝，一下飛機，那位中國空軍的毛邦初將

軍就跟著他到了更衣室。他也沒有多作考慮就答應了去中國。當年蘇聯政府也在游說他到莫斯科去當空軍教練，訓練俄國空軍，而且願意出高價（每月一千美金，並有房子和汽車。三十年代一千美元不是個小數目），但他沒有答應，他對蘇聯沒有好感，而去中國像是命中注定，有一半也是緣分吧。

### 飛虎揚威日機剋星

飛虎隊在中國的戰功使陳納德聲名大噪，中外新聞不斷報導，也使日本空軍再不敢毫無忌憚的霸行中國天空，而大後方重慶和昆明早先所受瘋狂轟炸的威脅由此可得到解決。這是他一生中認為非常得意的傑作。

在美軍十四航空隊總部新聞記者招待會上我們第一次見面。那天中外記者數十人參加了招待會。陳納德由他的新聞官郝頓上校陪同進入會議室，用洪亮而雄壯的聲音向大家說早安。大家也熱烈回應。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此類會議。我還是個梳了兩條小辮的女孩，穿了陰丹士林旗袍，一雙黑色的布鞋，除了一點口紅外我沒有化妝，我在抗戰的大後方一直都是如此樸素

的打扮。只有兩條辮子的蝴蝶結算是一個點綴。

### 心有默契緣訂上海

在美國舊金山當領事的父親已和陳納德做了朋友，因為飛虎隊員到中國的簽證都是經過父親協助辦理，同時不久之前陳納德又受父親之托把我的妹妹們送出到美國團聚。我沒有去，這事陳納德也知道。

那一天我初出茅廬非常緊張，郝頓上校在會後走來對我說：「將軍請你留下，到他的辦公室一趟。」我也記不得怎樣回答，只是低著頭跟著郝頓上校走，心中咚咚地跳，但又暗忖自己何必如此緊張。陳納德的辦公室並不大，布置的很簡單。我們走進辦公室時，他正和女秘書說話，見我進來，請我們先坐下。隔開他辦公桌不遠的地方一張圓桌，幾把椅子，大概是小會議時用，我們在那兒坐下來。不一會兒秘書走過來問我要茶還是咖啡，他已給郝頓上校一杯咖啡，我就順口說要一杯咖啡。這時陳納德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他說：「陳小姐，歡迎你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已不記得我是怎樣回答的，也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緊張。

陳納德交給我一封父親從美國的來信，當然還是要我去美國。陳納德對我說：「這由你決定，去與不去你考慮後告訴我。」我沒有多說，他似乎很忙。郝頓上校領我離去。陳納德對我說：「你再來看我時可由郝頓上校安排。」我作夢也沒想到這位美國將軍在四年後會成為我的丈夫。中央社要我寫些美軍援華的報導，當然是要寫陳納德專訪。我打電話請郝頓上校安排。他在電話中說：「你若先到總部和

我吃吃中飯，我就想辦法安排。」這老油條也想吃豆腐，我當然不能不答應。和郝頓上校吃中飯那一天他把許多有關陳納德的資料交給我，認為這對我寫報導時有所幫助，我感謝他。

記得那天訪問時在坐的還有宴玉琮將軍，他是中國駐越南司令。我也曾採訪過他。他和陳納德談了不久就告辭了。郝頓上校也因有事先退了。剩下陳納德和我。這一次我沒有初次緊張。陳納德說：「安娜，我知道你不想去美國，我的秘書已告訴過我了。那一次我們安排你的妹妹飛越駝峰，再去印度，再乘船去舊金山，我還記得你不要去。」他直呼我安娜，又說出了我的心事，在這舉目無親的昆明，又被

父親責備，繼母冷落的情況下，我禁不住悲從中來。忍不住哭了起來。我知道這是多麼失禮，但我更不知何故會在這位陌生的男人面前落淚。他在口袋中掏出了手帕，輕拍我的手說：「不要哭，你有何困難我都會幫。現在我們談些別的，噢，你不是負責來採訪十四航空隊的新聞的嗎？」

這個人真可愛，叫我如何不感激他。此後我們只有三數次見面。日本投降前他就辭職回美。離別前他告訴我他會再回來，要我等他。他臨別前早為我安排好了自昆明去上海的準備，他知道戰事已近尾聲，也知道戰事一結束我想去上海和外祖母團聚。我們心中似有默契——我們會在上海再會。

### 八載同舟癡癡地等

我參加了中美雙方為他舉行的惜別晚會，那是多麼動人的惜別。中國官民對於這位美國朋友真是由衷的敬愛，由衷的感謝。八年春夏秋冬，八年風雨同舟真不容易。而我呢，我和他還是初識，在我心中已有深刻的印象，而我知道他會為我再回到中國來。若問我怎會知道，那就算是一

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投降了。陳納德已取道歐洲回美，我也乘美軍軍機回到上海，兩人各奔前程。我是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記者，他呢，有朋友游說他競選路易斯安那州州長，也有航空企業請他去當主管。他是美國人的大戰英雄，每天被新聞媒體追蹤，他有許多選擇，但他最終的選擇還是回到中國，去中國辦一個急切需要的民辦航空公司。他來信告訴我他正努力籌備，等到一切就緒後他就到上海來，仍是那句老話，要我等他。

我能等他嗎？我只是一個黃毛丫頭，世故不深，人生經驗不足，有的只是天真無邪的個性，不知道他看上我哪一點，或許因為追求他的女人都是人生經驗豐富又善於逢迎的高手，和我這個小女人不同，我既不善逢迎，又不會裝媚作態，對他該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還有我一份別的女人沒有的無價寶，我的青春，我才二十出頭，有誰能和我相比。婚後他常對我說最使他動心的是我的無邪與純真。

一九四五年冬他來過上海一次，是短暫的。

一九四六年他回中國來了，是久居。我到虹橋機場迎接他，當然在機場歡迎的

人很多。我們也沒有機會說話，他只是對我說：「晚上我到你家裡接你去晚餐。」眾人看著他和我私語，我的臉孔發熱。我有一點難為情。究竟是因為他名氣太大，是因為他是外國人，還是因為他比我年齡大太多，我也不清楚。

### 千朵白菊一生承諾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聖誕節前四日，我和陳納德將軍在上海結婚了。婚禮下午四時在上海虹橋路美華村五號陳納德的私宅舉行。由基督教牧師執行，美國駐上海領事證婚。參加婚禮的有我的父親陳應榮博士，繼母張醫生，大姊陳靜宜，陳納德的特別助理舒伯炎夫婦，陳納德的私人醫生詹德爾上校，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葉公超先生，他從南京專程來上海，特別代表蔣介石夫婦，還帶來幾件蔣介石送給我們的珍貴禮物，包括景德鎮的陶瓷、象牙煙盒和煙缸，還有全套銀器餐具。外祖父母沒有參加，他們和繼母有意見，我理解，但仍不免失望。

我們的婚禮非常簡單，但大廳內有一千朵白菊花陪襯著冬天的爐火，多麼美麗，多麼溫馨。我的結婚禮服是在上海有名

的法國時裝店「綠屋夫人」那兒訂造的，這套婚裝幾乎用去了我的全部儲蓄，不過我覺得那是值得的。我的愛人那天穿了美國空軍軍服，顯得特別英俊，當婚禮結束，他和我共同在樂聲中起舞時，我心中充滿幸福，我對自己的選擇從沒有過任何遺憾。正如那天下午的樂曲《承諾》，我們相互以身相許，直到永遠。

晚宴後，我們送走了最後一位客人。將軍和我挽手走到臥室，熄滅了燈光，窗外一輪新月，那麼柔和，那麼寧靜，在他的愛撫中我覺得我是多麼安全，多年漂泊，我有了自己的避風港。

結婚十年，他喊我安娜或小東西，而我是習慣了喊他將軍或親愛的，很難改口。如今算來的我將軍已離去四十多年，但回憶到那生離死別的日子仍不免心中的陣痛。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將軍的咳嗽有點異常。同年五月他到華盛頓的陸軍醫院檢查。三天後我接到院長親自打來的電話，要我馬上到醫院去一次。他的肺部有一個黑點，馬上要開刀。我在醫院裡伴著他，他反而安慰我，勸我不要害怕。動手術後查證的結果是惡性肺癌。子宮癌奪去了我

母親的生命，如今死神又來搶奪我的丈夫。

### 二度蜜月歐洲留痕

他離開醫院後，醫生囑咐回家靜養。但他另有主意，他要和我一道去歐洲旅行。他說這算是我們的第二次蜜月。我擔心他的健康，但仍是順從了他，我已深知我們同在一起的時日不會太久了，不如讓他隨心所欲。

我細心安排了歐洲行程。我們到倫敦，到巴黎，到里斯本，到馬德里。這些地方我都還未去過，假如在平時無風無浪，這該是多麼美好的蜜月，但如今月殘花愁，我如何有心情去享受，但又不願掃他的興。

第一站到倫敦，倫敦的潮濕氣候對他很不和，他咳嗽的很厲害，晚上無法入睡。我說：「我們不如回美國吧。」他說：「沒有關係，到巴黎我會好些。」在巴黎我們去了有名的巴黎麗都夜總會，又在一個靜穆的小教堂內做了禱告。我祈禱他不要離我而去。

我不知道上蒼有沒有聽到我的禱告。在馬德里我們去看了一場鬥牛，那真夠刺

激，但我無時無刻不在擔憂他的健康，但又不願讓他知道我在擔心，因此和他一起時只好強作歡顏。晚上我常常望著夜空無法入睡，真是「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歐洲旅行回美後，他又再入醫院，醫生囑咐他多多休養之外，沒有多說。這就說明他們也無能為力了。

一九五七年的聖誕節和一九五八年的新年，我們應蔣介石夫婦之邀回到臺灣過冬。這是我和他過的最後的一個冬天。

### 巨星殞落紅豆相伴

在台北我們應邀到陽明山蔣介石的官邸去晚宴。席間蔣介石對將軍說中醫治癌症也很有辦法，不妨一試。但我們深知為時已晚，中醫西醫都沒有辦法了。但我們兩人都沒有說出心中話，或許我仍傻傻地盼望奇跡出現，人到絕望時會盼望奇跡，我又怎能例外。

一九五八年正月我們自臺北返美。在舊金山機場上中外記者在等著他。他們採訪有關他的健康消息。記者問：「請告訴我們您的病況，聽說你的癌症很嚴重？」將軍仍是將軍，他說：「我會征服這個敵

人，和以前在中國戰場作戰一樣。」

這是他最後一次和記者談話，以後的半年記者來訪都被我攔住了，這壞消息沒有報導的價值，況且他打敗了敵人，卻不能打敗癌症，我不服氣。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他進入美國新奧爾蘭的奧斯勒醫院，這是專治癌症的醫院，他進去後就沒有再出來。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與世長辭。這段期間他不斷收到大批問候的函電，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還親自從臺北趕來看望他。十天後外子去世。

我為外子選擇的最後安息地是美國軍人公墓。我選擇了一座小綠丘頂。在那兒我種了紅豆樹一棵，紅豆是代表相思。

### 一千春天長在心田

阿靈頓國家公墓的喪禮中一千多人來送喪，在我看來那是一場噩夢。牧師以極深刻的感情，娓娓動人地敘述了外子的生平事跡，接著大家默禱。一千多人來自各地追悼，包括國家領袖，軍中將領，飛虎隊員，十四航空隊員，民航公司職員，還有外子和我的親友。我被護送走下教堂，走進陽光，走近靈車。配著黑韁繩與腰帶

的黑色馬匹，慢慢地拖著覆蓋國旗的將軍的靈柩，沿著濃蔭遍地的大路，從教堂走向墓地。那是一個暴熱的早晨，攝影記者的鎂光燈啪啪作響，我們在墓前做最後的告別。

青銅的靈柩輕輕往墓穴下降時，身著戎裝的士兵捲疊起國旗，低沉的鼓聲咚咚地響起，接著多聲的來福槍聲劃破晴空，它是向將軍的最後敬禮，淚水遮蔽了我的雙眼，永別了我的將軍。

茫茫來日，何處是歸程。他生未了此生休，奈何，奈何。

那天晚上我獨自一人躺在床上，黑夜裡往事如煙，一幕接一幕。在遙遠的中國雲南昆明我們首次邂逅，戰後的小別與分離，在上海國際飯店他把婚戒套在我的無名指上，在千朵白菊陪襯下我們互許終身。

這一切都成過去，只有無盡的回憶。啊，那套白色婚衣我將要好好珍藏，那婚衣和著記憶，和著哀怨。

一九六二年我寫就了英文本《一千個春天》，為的是紀念我們的愛情，書出版後在美國馬上成為暢銷書，也有了多種中文譯本。